

名 刊 收 獲 文 庫

选·萃

1957-1997

N

玛卓的爱情

李锐·北京有个金太阳

北村·玛卓的爱情/韩东·反标

熊正良·匪风/周梅森·大捷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名 刊 文 库

收获

选·萃

1957-1997

ISBN 7-5313-1763-X



9 787531 317630 >

ISBN 7-5313-1763-X/I · 1543

定价:16.00 元 全15卷总定价:240.00 元



收获

选·萃

1981-1987

N

玛卓的爱情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刊文库:《收获》40年/李小林等编.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 10

ISBN 7-5313-1763-X

I. 名… II. 李…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2160 号

名刊文库

《收获》选萃 (1957—1997)

N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7 $\frac{1}{2}$

印数: 8000 册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洪 钧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1763-X/I·1543

定价: 16.00 元

全 15 卷总定价: 240.00 元

目 录

北京有个金太阳	李 锐/1
玛卓的爱情	北 村/23
反 标	韩 东/83
匪 风	熊正良/95
大 捷	周梅森/140

北京有个金太阳

李 锐

仲银把双手背到身后，挺起胸膛，然后，再把穿着方口鞋的左脚朝前跨出半步，接着，从他粗壮的脖子里憋出一串音符来，索拉多拉索拉拉索米——唱！

立刻，和老师站成一排的学生们扯开喉咙叫起来：“北京有个金太阳，金太阳……”

仲银是老师。方圆十里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也只有一个，仲银就成了十里之内惟一的文化人。仲银打拍子不是面对演员，而是面对观众。仲银觉得只有这样才过瘾，只有这样观众的羡慕和赞叹才可以尽收眼底。因为是面对观众，仲银省去了手的动作，改而用脚，而且只用左脚，一下一下地把脚尖抬起来，再一下一下用力地踩下去，就把学生们的歌声踩出来，“北京有个金太阳，金太阳……”等到有人唱错了，仲银才用手，把蒲扇大的巴掌伸出去，狠狠地扇一下，歌声里就有了打击乐的音响，北京的金太阳就被打得七零八落的。仲银很威严地把头勾回来断喝一声，——重唱！于是，随着那只方口鞋的起落，北京的金太阳就再一次地升起来。

观众们全都怀着新奇和钦佩朝台上看，他们觉得老师的多来米实在是一种深奥的学问。有的时候，大家更欣赏的不是孩子的歌声，而是老师的威严，大家很着急地等着老师伸出手来，随便哪个孩子挨了打，台下就响

名刊文萃——收获选萃(1957—1997)

起一片哄笑声。孩子的父母就会在笑声里给老师加油，仲银仲银，狠打！乡亲们一致认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老师有无限的权力。方圆十里的山沟里仲银是最有学问的人，众望所归，乡亲们都觉得仲银才是个金太阳。仲银深知这一点，所以仲银特别爱指挥学生唱歌，沐浴在崇敬羡慕的眼光中，仲银觉得很自豪，很沉醉。

只要从戏台上稍稍抬起眼来，就会看见对面高接蓝天的大山，山坡上四季交替的画面，就会因为一个人的张望而具备了难得的主观意味——方圆十里之内，只有一个人懂得抒情写景这四个字的深奥。所以，在很自豪、很沉醉的同时，仲银也时常会有点鹤立鸡群的孤独和惆怅，仲银就想，唉，都没文化，没有共同语言。因为自豪，也因为这随着自豪而来的孤独，仲银就觉得自己很需要一句诗，于是就从《毛主席诗词》上摘下一句写到粉连纸上。仲银的毛笔字并不好，但还是把那句诗写得龙飞凤舞的：“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仲银知道这不是毛主席的诗，但既然毛主席引用陆游的诗，那就不会有错。仲银把龙飞凤舞的粉连纸挂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只要一抬头，“已是黄昏独自愁”的自豪和孤独就有了安放之处。偶尔有人来问问，仲银笑而不答，只说那是一句诗。有一次，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赵万金问他，仲银，这疙疙瘩瘩的写的是啥？仲银就把《毛主席诗词》拿出来，都是从这上边抄的，是诗，毛主席喜欢。支部书记就笑了，呵呵，仲银真是有学问，看这字写的，看这字写的，我连一个也认不得。仲银就想，唉，没文化，没有共同语言。

像大多数的乡村小学一样，仲银的小学校也办在村庙里，只是所有的神像所有的对联都没有了，只留下两排厢房，一个戏台。校长、教员、勤杂都加在一起，就只有仲银一个人。仲银把那只铜铃铛反复摇上十来次，从各处山村走到教室里的孩子，就又各自回到山腰或是山谷里去。没有神像没有对联的村庙里就只留下仲银，还有他的自豪和孤独。

仲银是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师范学校的四周也都是山，那些山和眼前的山都属于一条山脉，都叫吕梁山。毕业的时候，学校专门从省里调来两部电影叫大家看，一部是纪录片，演的是回乡青年邢燕子；一部是苏联故事片《乡村女教师》。看完电影以后校长作毕业分配动员报告，于是，所有的毕业生都以邢燕子和乡村女教师为榜样，豪迈地走进吕梁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在这股献身的豪情里，属于仲银自己

的东西只有一件，只有一把口琴。来到小学的第一天晚上，仲银靠在棉被上，借着昏黄的油灯嗡嗡嚶嚶地吹起来。吹着吹着，仲银听到门外有人声，推门一看，院子里站了黑压压的一片人。看见仲银出来，人群谦卑地朝后蠕动，有两个胆大的孩子说，老师的琴好听，我村里还没人听过这么好听的琴哩。仲银笑笑，仲银就想起《乡村女教师》来。笑完了，仲银看看天，又黑又深的天上空荡荡地贴着一个扁平的月亮，从那一刻起仲银就觉得冷白的月光，冷白地照亮了自己心里的自豪和孤独。仲银说，这么晚了，都回去睡觉吧，想听，我以后再给你们吹。仲银没有想到，崇山峻岭当中这一丝细若蚊声的口琴，竟给自己的自豪和孤独平添了如此的色彩。

有的时候，仲银也会想家。仲银总也忘不了自己考中师范学校的那一天。那天自己从县城中学把录取通知拿回家，母亲把那只装鸡蛋的瓦罐从躺柜上抱下来说，今天咱吃一回炒鸡蛋，总有八九年没舍得吃鸡蛋了。全家人都笑了。看见大家笑，仲银就哭了。母亲一边抹着自己的泪水，一边说，看你这娃，高兴事也是哭。于是全家人一下子都哭起来。仲银知道，父亲、母亲、哥哥、妹妹，为自己上学吃了许多苦；以后，为了供自己上师范学校他们还要再吃几年苦。可是现在，这一切终于有了报偿，自己终于当上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而且，是一名和团中央委员邢燕子一样光荣，也和那位苏联的乡村女教师一样光荣的人民教师。这样想的时候，仲银就常常会看看那张龙飞凤舞的粉连纸，然后，把口琴放在嘴里很抒情地吹一阵，细如蚊声的琴声就在破败的村庙中似有若无地传开，仲银的自豪和孤独，就会平坦而又富于色彩地在心里舒展开来。

等到文化大革命传到山里来的时候，仲银平静的教学生涯终于有了一点波澜壮阔的意思。所有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都是通过仲银的嘴传达给贫下中农们听的，当仲银滔滔不绝的，把一份又一份中央文件念出来的时候，乡亲们觉得仲银简直就是站在党中央的家门口。念完了各种文件之后，仲银按捺不住行动的激情，把一张又一张控诉刘、邓、陶的大字报贴到戏台上；然后，又把学生们集中到戏台上齐声朗诵。听到村庙里铿锵有力的朗诵，乡亲们都很惊奇，都说仲银的学越教越有样了，都说，听听，听听，念得多好听。可是仲银不满足，当报纸上登出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的大照片以后，仲银也学毛主席的样子，做了一个红卫兵袖章戴在胳膊

名刊文库——收获选萃(1957—1997)

膊上。自己戴了还是不满意，又给所有的学生每人做了一个红袖章，大家都戴上。乡亲们又很惊奇，都说仲银真是有办法，都说，看看，看看，袖章有多鲜亮。可是，惊奇了一阵，夸赞了一阵，一切又都归于往日的平静。等到冬天来临的时候，夏天做的红袖章已经裹不住肥厚的棉衣袖口，学生们纷纷把红卫兵袖章装进兜里，做了擦鼻涕的手绢。深深落空的仲银很伤心，仲银只好说，唉，全都没文化，没有共同语言。深深落空的仲银只好再回到自己的自豪和孤独当中去。仲银忽然觉得这么大的吕梁山，怎么就放不平自己的一颗心了呢。这可真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情。大家都不戴袖章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可自己不能不戴。于是，仲银顽强地戴上红袖章，顽强地在村里走来走去，这样走来走去的时候，仲银分明看见许多的自豪和孤独从别人的眼睛里朝自己走过来，仲银和它们握握手，又随手把它们放在身后，渐渐的，仲银觉得自己很像一列拖了许多车皮的满载的列车。仲银就对自己说，仲银呀仲银，你真是“已是黄昏独自愁”呀。仲银再抬头看山的时候，山上的风景就有了全新的意境，仲银把自己的胸中块垒摆满在莽莽的群山之上。

有一次，仲银独自一人走到山顶上，放眼四望，起伏的群山掀起胸中壮阔的诗情，仲银觉得自己很需要一些诗，于是放声朗诵道，——站在山头望北京……有了这一句，一时又想不起下面的，只好再喊——站在山头望北京……四野苍茫，群山无语，吕梁山一瞬间吸干了仲银的诗情。仲银实在想不起下面应该说些什么，想不起说什么的仲银只好空落地再独自一人走回到村庙里去。仲银靠在棉被上想起毛主席的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可是，仲银现在觉得白天很长，夜晚也很长，长得和一万 year 差不了多少。仲银不知道自己这么多的白天和夜晚，这么多的一万年到底怎么去打发。

后来，我问过仲银，我说，仲银，你那时候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这个破庙里，每天都是怎么熬过来的？仲银淡淡一笑，仲银说，那时候村里人全都没文化，没一点共同语言，我一个人坐得闷了，就吹吹口琴，看看《毛主席诗词》。我拿起那本卷了边角的小册子问他，就这本？仲银点点头，就是。然后，仲银又淡淡一笑，“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也笑了，我知道，仲银又背了一句毛主席的诗，但不是这本小册子上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一个白天或一个晚上会等于一万年。

我看着仲银的眼睛，我说，仲银，我真佩服你。仲银没说话，仲银拿起桌子上的铜铃铛转身走到院子里摇起来。

二

仲银对我说，如果不是那些鸡蛋和白面，他早就站到天安门广场上了。

我想了想，我觉得左右人的命运的因素，有时候真是简单得不可思议。

仲银说，我那时候是一个人站在沙漠的中心。

我认真地回忆过，我自己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沙漠的中心站立过哪怕一分钟，也从来没有在沙漠的中心遇到过鸡蛋白面和天安门广场这样相差万里的问题。

仲银决心找到医治自己孤独的良药，于是，仲银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行动。仲银把一张停课闹革命的声明，赫然贴在了村庙的大门外。声明说，鉴于目前的革命形势，本校全体师生决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本校教师将要参加革命大串联，到全国各地学习革命经验。复课时间，将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另行通知。

声明一贴出去，党支部书记赵万金就来了，赵万金来的时候提着五斤鸡蛋，十斤白面。赵万金把鸡蛋和白面老练地放到桌子上，赵万金说，仲银，咱这苦地方，连狼都不愿意搭窝，你年轻轻能来给咱教书不容易。你要不教书了，孩子们还不是当一辈子睁眼瞎。这面，这鸡蛋你先吃，吃完了，咱再说。仲银很激动，仲银一下子想起母亲的那一瓦罐鸡蛋，想起父亲、母亲、哥哥、妹妹为自己受的苦。仲银觉得有必要解释清楚自己的目的。仲银说，赵书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现在这不是请客吃饭么。我怎么能为了你这五斤鸡蛋十斤白面，就不革命，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呢。赵万金就又老练地笑了，赵万金说，看你这话说到哪去了，一点鸡蛋白面和革命不革命的有啥关系。要说呢，现在正要打倒当权派，仲银，你吃了这些鸡蛋白面，也误不了你打倒。其实呢，一个农村土干部，不打倒吧，哪一天不是在泥里土里滚呢。其实呢，这些鸡蛋白面也不是我的，都是娃娃们的爹妈们东一家西一家凑的。仲银知道，这地方平常没人

吃鸡蛋白面，鸡蛋白面除了过年过节吃一点，就只有女人做月子才吃，一个男人怎么能吃女人做月子才吃的东西。赵万金又说，仲银，不怕，吃是吃，走是走，你要真想走，这点鸡蛋白面也拦不住你，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么，人要走到高处了，还不是天天吃鸡蛋白面。赵万金说得不紧不慢，说得滴水不漏，说得很老练。说完就走了。

仲银还是很激动。仲银决定坚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且决定亲自一家一家的去送，亲自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目的。仲银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五斤鸡蛋十斤白面竟然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竟然阻挡了自己走向天安门广场的道路。仲银拿着鸡蛋白面在街巷里走进走出，仲银这样走进走出的时候，满心的激动渐渐地变成了满心的矛盾和沉重，鸡蛋白面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又得到许多惶恐的道歉和许多真心的同情。乡亲们说，咱这地方真是太苦了，真是留不住人的地方，凭心想想，要是自己的孩子从一个偌大学堂里毕业了，端上国家的饭碗了也不想让他留在这种地方。仲银就反复地说，你们想错了。乡亲们就说，咳，仲银真是好心，除了你想错了能来咱这种地方，还有谁愿意想错了来呀。到最后仲银终于闭上嘴什么话也不说了。仲银刻骨铭心地感觉到无以倾诉的孤独。仲银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向别人说明自己。仲银这样提着鸡蛋白面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走进沙漠的乞讨者，那实在是一种彻底的一无所有。

仲银只好在心里慨然长叹，仲银说，真是没文化，真是没有共同语言呀。

仲银终于放弃了还回东西的努力，仲银站在街巷里环顾群山，仲银觉得有一把火红的烙铁吱吱作响地放在自己的影子上。

仲银带着鸡蛋白面带着满心的沉重走回村庙，仲银推开门的时候，发现了一群怯生生的学生，学生们稀脏的脸上骨碌碌地滚动着许多的担心和留恋。

学生们说，老师。

仲银说，你们没有看见门口贴的声明？

学生们说，看了。老师要走了。

仲银说，不是走，是去串联。

有一个学生把胳膊举起来说，老师，我把袖章又戴上了，要是我们都把袖章戴上，天天都戴上，老师就不走了吧。

仲银苦笑起来，仲银看见了那个袖章，袖章上抹满了干了的鼻涕。

仲银把手上的鸡蛋白面晃了晃，仲银说今天不上课，今儿咱们吃饺子吧。我请客。

仲银说，那是他教学生涯中最难受，也最难忘的一天。那是一日千年的时间。

仲银拿出胡萝卜和大葱，炒熟了所有的鸡蛋，拌好馅，大家一起包饺子。然后，全校师生围着锅台，吃饺子。筷子只有一双，碗只有两个。于是大家就端着碗转圈，每人每次只吃一个，然后就把碗递给下一个人。碗在转，所有的眼睛也在转，一直转到最后一个饺子也咽下去了，大家就笑起来，笑得很开心，很满意。仲银想，真是“三军过后尽开颜”呀。仲银这样想的时候满脸都是苦笑。

看见老师在笑，学生们很高兴，学生们说，老师，咱们唱个歌吧。

仲银说，行，唱吧。

学生们说，先唱《北京有个金太阳》。

仲银说，行，先唱《北京有个金太阳》。

那一次，仲银没有用脚指挥，仲银端起一只粗瓷碗来，用筷子叮叮有声地敲打着瓷碗。大家唱了许多革命歌曲，唱了《北京有个金太阳》，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一直唱到把那只粗瓷碗敲破了，才终于停下来。

仲银把破碗放在锅台上，仲银说，放学吧，不唱了。

学生们兴冲冲地走出村庙，走到大门口，有人转回身来喊，老师，明天还上课么？

仲银冲着大门摆摆手，仲银说，上课。

鸡蛋白面没有了，学生们的歌声也没有了，村庙里格外的安静，村庙里还是只剩下仲银一个人。群山冷寂，炊烟袅袅，热闹之后涌上来的还是往日永恒的平静。

仲银走到大门前，咯吱有声地把自己的声明关在村庙外边。

仲银说，那天晚上，一个人对于平静的怨恨，从那只敲破的粗瓷碗里汹涌澎湃地奔流而出，不可遏制地弥漫了整座没有了神像也没有了对联的荒颓的村庙。

三

仲银说，那时候他经常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满脑子转的都是偶然必然，必然偶然。可是有一天，他忽然发现还有一种“然”，比偶然必然都厉害，这种“然”到底应该叫什么然，他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反正偶然必然加在一块也比不上这种“然”。仲银说，我到最后还是没有想出来。仲银心平气和地梳理着这些现在已经枯萎了的思想，可是，当年这些思想，在他肥沃的头脑中有如一棵蓬勃的钻天杨。

四

事后，村民们一致回忆说，第一个发现老杨树显灵的是饲养员陈三。

那天清早，陈三去场院担麦秸，从场院回来经过老杨树的时候，陈三忽然发现树干上贴着一张黄裱纸，纸上写了许多字。陈三已经七十岁了，陈三知道那些字都是蝌蚪文，只有跳神的神官才认得。陈三记得自己七岁那年，皇上下诏停了科举，老杨树就显过一次灵。陈三慌忙跑回村去，于是，死水一潭的村子，忽然间爆发出“五洲振荡风雷激”的气势来。男女老少全都跑到老杨树底下，看见黄裱纸和蝌蚪文大家全都惊讶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不知哪一个扑通一声跪下了，接着，大家就全都跪下了。大家全都跪下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会是一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煽动案。大家跪在老杨树底下还是没有什么办法，有人就说，快把仲银叫来吧，叫仲银看看都写的是啥。

跟着，仲银就来了。仲银把蝌蚪文看了一遍，又把跪在地下的人群看了一遍，仲银什么话也不说，掉头就走。人群追在身后求他，仲银仲银，快给说说吧，快给说说吧。仲银还是不说，还是走。走了一阵觉得身子后头没了声音，一回头，看见乡亲们都朝自己跪着。仲银说，好吧，我告诉你们，纸上说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事，叫你们全都听毛主席的话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是不听，老天爷就要罚人。大家又问，仲银，你说该咋办。仲银说，组织红卫兵，破“四旧”，贴大字报，游行喊口号。说完，仲银掉头又走。

老杨树是村里的神树。老杨树长了足有半间屋子粗，只有四五层楼高，郁郁葱葱的树冠遮盖了村口二三亩好地。谁也不知道老杨树有多老，只在村庙的碑记上刻着，永乐十年重修村庙的动议就是在老杨树下议定的。村民们对老杨树的崇拜和尊敬是不能用语言来言说的，也不是喊口号和朗诵诗可以表达的。那年冬天的那个早上，村民们对仲银给蝌蚪文作的解释将信将疑。就在这个时候，党支部书记赵万金闻讯赶到了。赵万金对惶恐不安的人群非常生气，赵万金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要搞迷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四旧”，你们还要搞封建，你们这是不把新社会放在眼里，你们这是想造反，你们……

赵万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出事了。后来大家一致向公安局反映，要不是出了这件事也就不会有什么反革命煽动了。赵万金说，你们这是想造反，你们……接着，就出事了。大家眼睁睁地看见党支部书记的嘴歪了，接着，就不会说话了。大家忙喊，万金、万金、万金。可赵万金就是不会说话了。村民们还没有谁曾经在一个早上同时看见这么多奇怪的事情。有人喊，这不是仲银说的那话么，这不是应验了么。于是，所有的人全都无比崇敬无比恐惧地朝着老杨树转过脸去，所有的膝盖全都不由自主地朝着黄土跪下去。

后来，县公安局的人就进了村。

公安局的侦察员老张先把手枪从腰里摸出来，老张重重地把枪往炕桌上一放，然后，老张看看脸色苍白的陈三，老张说，陈三，你老实交代，你到底什么时候发现那张黄裱纸的，快说。

陈三很慌乱，陈三说，我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我不能胡说，我咋能发现呢，我就没有做下那发现的事情，我就是去场院担麦秸，回来就看见那张黄裱纸，纸上全是疙疙瘩瘩的蝌蚪文。

老张说，还没让你交代这呢，你说，到底是什么时候。

陈三说，这还用问，这还用交代，天天都是早上担麦秸么。

老张很气愤，老张说，早这么说不就完了，你给我老老实实地交代，不许耍滑头。你们这些老百姓，一点文化也没有，就是会搞迷信。

陈三说，是哩，就是没文化。我七岁那年皇上下诏停了科举，我爸就说念书没用了，连秀才都不念书了你更不用念了，乖乖地种地吧。

老张更气愤了，老张说，行了，行了，你说的这都和案子没关系，你

名刊文库——收获选集（1957—1997）

别和我兜圈子。你说说那张黄裱纸到哪去了。

陈三说，没到哪去，大伙立马拿来香点上，又供献了，磕了头，求了几句神灵保佑，天下太平，就把纸烧了。

老张说，你们这是销毁证据！

陈三慌忙解释，老张你不用生气么，大伙又不知道你要来，要是知道，还敢不给你留着么。老百姓是啥，老百姓就是得听公家的么，连人都归公家，要那么张纸做啥。我七岁那年，老杨树显灵，树上的那张黄裱纸也是这么烧的。

老张说，你给我交代交代目的吧，就是你们到底想干啥。

陈三说，没啥目的，老百姓能干啥，老百姓的事情就是种地养娃娃，就是想图个天下太平么，天下太平，老百姓就能种地养娃娃么。

老张说，你咋这么啰嗦。你再交代一下，是谁最先说的老杨树显灵。

陈三毫不犹豫地掏出党支部书记来，陈三说，这事全都怪万金，万金的嘴要是不歪，谁能相信老杨树会显灵，哎呀，你说怪不怪，偏偏就那会儿万金歪了嘴。我七岁那年停了科举，也没闹得这么邪乎。

老张是公安局里最干练的侦察员，可是最干练的侦察员到底碰上了最棘手的案子，连证据都烧了，你还查什么。但是老张并不气馁，老张决心干到底，老张说，“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就是要把这些牛鬼蛇神全都揪出来。

可惜，老张的豪情壮志到底没能实现。没等案子继续侦察下去，老张的公安局出了问题。县城的革命造反派宣布，公安局是代表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工具，必须砸烂、取消。老张接到一纸立即返回县城的命令。临走那天，老张在村口的老杨树底下迎面碰上了仲银。两个人心照不宣地相互看了一眼。

老张说，仲银，案子的线索我全都掌握了。

仲银说，可是你得走了。

老张说，我早晚要把这个案子办了。

仲银说，老张，其实你并不理解人民群众需要什么。

老张说，我只需要几个人的口供，就可以证明那张黄裱纸上的字是谁写的。

仲银就笑了，仲银说，你真是什么也不理解，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

老张朝仲银看看，老张发现仲银根本就没有看自己，仲银远大冷峻的眼光，从自己的头顶上高高地越过去，仲银的眼睛正在横扫吕梁的千山万壑。

这么一来，村子里顿时形成了权力真空。党支部书记不会说话了，公安局来办案的老张也走了，老杨树显灵的事情谁也不敢再提了，好像一个旋转的旋风，突然不动了，所有的沙子、石头、枯枝、败叶一下子都从天上掉下来，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整个村子就这样失魂落魄地闷了几天。终于，在一天的早上，仲银摇响铜铃铛把学生们集中到教室里以后，又把学生们放回村里去，孩子们把自己的父母全都带到学校来。仲银走到戏台的中央，仲银深知历史给予自己的机会和使命，仲银举起手来庄严地宣布，从今天起，咱们的红卫兵组织就算是恢复了，咱们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写大字报，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刘、邓、陶。尽管台下是一片紧绷绷的沉默，但是，仲银还是体会到了深透骨髓的幸福和快乐。这些幸福和快乐好像一片白云，把他高高地从人群的头顶带上蓝天。最后，仲银又补充说，以后咱们还要大唱革命歌曲。咱们现在就唱一个吧。仲银把穿着方口鞋的左脚朝前跨出半步，粗壮的脖子里憋出一串音符来，索拉多拉拉索拉拉索米，北京有个金太阳，——唱！

没有人唱。

台下的乡亲们全都紧绷绷地看着仲银，突然，会场上爆发出震天动地的笑声。笑声中有人喊，行啊仲银，全听你的，啥时候想唱了，你就吆喝人吧。

雷动的喊笑声中仲银突然冷静下来，突然感到从没有过的难堪，仲银拧起眉毛，仲银指着台下晃动的人群说，全都是榆木脑袋，全都是没文化，我和你们没有共同语言。这么说着仲银就哭了。乡亲们一下慌了神，仲银仲银你看你，哭啥呀，老百姓可不都是榆木脑袋么，可不都是没文化么，连万金都叫老天爷罚了，谁还敢再不听话呀，都跟上你闹文化革命不就对了。仲银说，不是跟上我，是跟上毛主席。对、对、对，跟上毛主席，反正是跟上就对了么，快不用哭了。

后来，仲银对自己流眼泪的行为一直追悔莫及。那两行眼泪许多年都留在记忆里，浸泡着仲银的自豪和孤独，虽然毛主席写过“泪飞顿做倾盆

名刊文库——收获选萃（1957—1997）

雨”，可自己的那场雨下得实在不是时候，那时候自己完全应该是“唤起工农千百万”，然后再“宜将剩勇追穷寇”，而绝对不应该是哭。

又过了一些时候，村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平静慢慢煎熬着仲银的自豪和孤独。有一天晚上，仲银独自一人找到陈三，仲银说，陈三爷，我知道那张黄裱纸是谁贴到树上的。陈三不答话。然后，陈三说，我啥也不知道。仲银扫兴地从陈三家里走出来，走出来的时候看见天上一轮皓月，如水的月光投下自己瘦长的影子，瘦长的影子在银白的路面上浮动，像是一条黑色的大鱼，神秘地漂荡在夜晚冰冷的水面上。仲银抬起头看看月亮，低下头看看影子。然后，仲银从冰冷的水面沉进无底的黑暗中。

仲银在黑暗中看看荒颓神秘的村庙，仲银想，那里面就住了我一个人。

然后，仲银又想，我也许该做那件事情了。

五

我后来一直想，到底我和刘平平是加快了那件事情呢，还是延缓了那件事情呢。但是，不管加快还是延缓，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仲银出村时的情形。

公社刘主任把我和刘平平领进村庙，刘主任说，这就是学校，这就是仲银，以后学校的教育革命就靠你们三个人搞啦。仲银没抬头，仲银说，这地方什么也搞不成，全是榆木脑袋。刘平平瞪大了眼睛，你这人，对待贫下中农什么态度。仲银说，我们家三代贫农。一句话呛得刘平平的眼睛更大了，你这人，简直没法理解。后来，仲银戴着手铐走出村的时候，刘平平的眼睛也是这么大，说的也是这句话。刘主任说，行了，行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仲银，你得和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搞好团结，这可是个原则问题。仲银忽然抬起头来，眼睛对着眼睛地看着我问，你们真的在这呆一辈子？刘平平抢着说，不是一辈子，是世代代扎根山区干革命。

仲银转过脸去看看刘平平，仲银念了一句毛主席的诗，仲银说，“蚂蚁缘槐夸大国”。